



記言別集三十四

序記

~ 16
2346
14



和
2346
卷 21-14

記言別集卷之八長

序

金僉樞酒席唱和詩序

庚寅

吾族舅僉知府事月城金公以年老居中樞於
時公壽入八十秩為中大夫既尊榮而祿厚以
二月上巳適屬初度節聚宗族子弟設酌於前
堂穆以姨姪得與焉尊俎既陳長幼咸序獻酬
有節歡愉怡悅甚盛事嗟乎數十年來吾先人
之列惟中樞公壽考康寧子孫數十人嗣男少
宰方顯於朝光寵可稱今吾垂老失先人初出



八

草土獨自追感愴懷良深少宰首作五言詩一章求和於諸人吾吟不成律略識其所感如是云元年驚雷節

百忍齋遺稿序

壬辰

吾少時事梧里李相國相國每論南州人物必稱泗上李上舍傑出為高人吾恨不及李上舍從遊見其子孫皆非碌碌庸人其遺風餘韻尚在與之語足想其前人追思相國之言在耳今且讀其遺篇信而好古有不汙穢於塵俗者其所與酬和者懼庵禹使君石田成上舍皆有高

世之名或仕或不仕而要亦潔其身者也穆私取其詩文若干首以傳後使百代之下有起而相感者云上舍諱某字某泗川人龜巖李先生之孫嘗舉進士不第好古自修白號曰百忍齋上之三年端陽後日丙子陽川許穆眉叟序

厚終契序

丙申

七年春余入京城館於城南有宗室義安公子來相見因謂余曰某與所親士大夫共立約束各出財力鳩棺槨之材家給之推之於二喪三喪四喪蓋田之約患難七死喪為大無相救無

以盡乎送終之節願得一言以勉守之余應之
曰不亦善乎禮曰喪不可以不盡孟子謂充虞
曰無財不可以為悅不得不可以為悅得之為
有財然後可以無憾須勉之顧私竊言吾觀約
契之家若一事相違一言相忤或忿爭隨之美
事難終今公子之與羣士大夫同約束皆良善
吾尤亦甚善之請名之曰厚終契蓋慎終歸厚
之意也書之以為厚終契序

青杞君子孫契約序

昔者盛時有事於祖廟昭穆之班濟濟可觀衣

冠甚盛嗟乎數十年來人事變改諸耆老父兄
皆已即世又逢世故淪落四方今再從三從之
列無論子姓外黨在京城者不滿二十人而省
兄最長老吾衰病年六甲已過而當年最少年
維鬚髮始白人情感舊觸事興悲先古已矣子
和而律相繼亡子和之禫在後月之丁相對笑
語如昨日而奄忽如此良增愴懷今諸君立契
約以篤親睦庶不墜舊家遺訓不亦善乎以余
姻親之老尚不棄詢及古事感而言之以為青
杞君子孫契約序

送呂汝魯接慰倭人序

天嶺呂君早年以詞賦擢魁科為朝右人頃年
被譴逐於窮北之雉城雉城在貊北二千里肅
慎之墟既危愁窮抑傍陰山登臨滄海及蒙恩
又以選接慰倭人出東萊千餘里東萊新羅南
境極於大海窺絕影瞰日域君之遊可謂極矣
遠跡廣蕩其發於文章者瓌竒炳耀自得於夷
險之途能使蠻夷別種亦知君竒才名譽出眾
人萬萬也勉之

贈姜伯茂序

吾徒有姜伯茂者好竒氣落落自守常與人飲
酒自娛自號醒狂君實好醉而慕醒守正而慕
狂者何也蓋識戲也托戲玩恣肆跡狂而行潔
樹其內而遺其外者耶如琴張曾皙牧皮古之
所謂狂者孔子謂狂者堂堂乎難與并為仁吾
聞之君子之學無內無外苟一於正而已吾不
願捨此而思其次也書以勉之以為醒狂贈

杏林老人拙藁小序

杏林老人通素問難經精於岐黃之術以三朝
太醫賢於世今老而家居耳目聰明鬚髮還黑

樂無事吟哦自適其詩冲澹有古氣頗得三百
篇之遺意吾平生篤好古文時遊戲而自娛今
觀於老人之作永嘆三復重為之慕其人而識
之

送郭仲望燕京之行小序

丙申

上之七年冬吾姨姪郭仲望以國子直講奉
命有燕山之行吾年老常多感况此行萬里哉
吾何以贈之吾聞君子之學不越乎言行之外
勉之毋忘古人之訓戒也亦不失於使事矣臨
別眷眷唯此言也鹿峯老人書

送李石城惇臨序

穆聞君子之行義願一識面久矣七月於從兄
處得一見君又於李文忠謚祭望君於禮儀之
列所見賢於所聞於心愈益慕之顧吾醜老在
鄉曲恨不得源源而見之其九月君出為石城
邑在邦畿之外四百里而遙不辱寄書數百里
告離別求一言之贖其行者穆固願為君一言
以為知君之幸其以辭讓為事石城湖西邑古
扶餘之地其人民謠俗力稼穡通魚鹽有故國
之遺風古人曰因循而治者民悅而易從君之

賢必已得其要道也然吾聞之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君之賢足以當此言穆雖愚亦可以
此言贈君君勉之哉

送郭光州文徵序

亂後吾落南之四年出湖外遊朗州訪君於石
浦時君辭侍從前年歸海上矣今余以病客滯
京城君初受光州之命因送長子於燕此行萬
里吾得相從相與悵然嗟乎與君數十年間相
逢常在客途今吾已老悖可憐人事難期况光
州去京城下里哉光州據山川之勝物衆而饒

為嶺下一都會其風謠俗尚人物之盛衰休祥
妖孽古今之變時因址便寄示吾老而頗事文
學未業請觀焉以附南國故事

義城風化案序

凡官府故事悉書官負姓名字號與其陞黜遷
適仕之年月以近而又有大事則書之有可述
則書之不必書某為賢某為不肖某為能某為
不能而其人與政著見可見又非但列邑郡縣
而已內而都堂百司外而方伯連帥列鎮幕府
皆有之所以長忠厚而存勸誡之遺道也邑在

大嶺之外其地饒而物衆在三州數府之次號
為大縣而俗降以來其民強梗爭好愬其令令
恒不得久於官而百事頽惰委靡潰破弗可收
拾已久今吾從兄厚甫適為縣令承積弊之餘
累官傾陷坐黜之後思欲革弊張官既略舉其
緒而凡故事之久廢而忘於耳目者悉復其舊
又問於古吏得弘治中陰崖李公紆所撰風化
案至萬曆末許侯倜增修其後者共一卷復續
其後而加載近古以來聞見可紀者其事比舊
稍頗加詳令足以繼今示來而為永傳後後有

攷民風觀邑乘者得於此而可徵矣蓋自金臣
柱至李長吉八十二人又自陰崖公至梁思行
四十二人又至吾從兄十三人凡百三十七人
金臣柱為邑宰當胡元至正二十年至今用崇
德正朔之四年凡三百九十五年其間建置沿
革官制改易其為郡為縣為府既弗一而又安
集別監別監監務知縣縣令官號各殊俱各記
其所始而其已上年代舊遠無所攷

別許子陵序

吾宗有許子陵嗜古書博學無所不讀又善於

律詩勁氣可及於古人吾甚竒之君亦以吾猶有古氣數與吾遊也頃年遭亂流離君與吾俱奔渤海南八臨屯之墟凡憂愁辛苦實相與共之至此情益至知益深後因出嶺南各就食於大江之東西前吾省從兄於聞韶君適去丹窰新寄客得相逢甚驩五月送君觀永山吾從清涼來君勸我作清涼十二峯記今吾復來君和我西堂送韓六詩以資相發吾與君相別數年來適三聚合於淪落羈旅之中相與開發唱和以泄其無聊鬱積者無非天也今吾且將返君

又有湖南千里行離則思合則喜又去則悲乃入之情吾與君又安得無感於斯也因握手語曰吾聞湖南在天地之南其陽明炳曜之所鍾多珍竒嫖麗之產其俗好高節間有人物之秀自古稱之以君個儻竒氣之得於天性又徃遊其間必有遇合於其心吟哦而諷發者多矣君之行思以此自勉而教我

送太學上舍生金鑄序

吾十年前見陶山圖後遊清涼山從丹砂峽觀寒樓庵陶山謁象德祠自琴氏孤山白礫堪巖

清潭俯瀨至濯纓潭而極其下聳巖徃徃古木
郊墟川上之趣殆盡圖所不盡又其俗敦厚樂
善有君子之遺風聞君賢者之後又學於其鄉
弱冠來京師入太學陞上舍京師之人士多愛
之者於其歸也咸作詩以咏歌其所志吾歷序
陶山山水之樂前師古德餘教在人者以勉君
而又請問君家古訓願學焉

送任伯深扶餘赴任序

上之八年春豐川任伯深由秋官負外出為餘
州餘州古百濟之墟據白馬之勝又有廣野陂

池之饒其民織耆務積貯有古國也遺風為治
者苟有羨政而臨之財力易饒而民食足食足
則可教也今吾伯深博雅嗜古入之道致名譽
人皆信之莫不曰好古樂善如任伯深孟子云
好善優於天下而况一縣邑之治乎吾聞之為
政以德德政入人人不犯刑而興行風俗敦厚
遷徙飢寒之徒皆喜得生於善治善人之化豈
淺鮮哉此吾所以勉伯深而為餘民賀也

送杆城郡守朴德一序

杆城古之遼城在獫狁之外東海上郡去京都

六百里吾嘗避亂出東界習其風土謠俗其民
樸鄙土瘠逐魚鹽之利無文獻可尚而東海皆
沙海海上多石間有深松大澤望日月之出風
氣清爽其人多壽考而無病吾以羈旅過此嘗
歎之曰大丈夫不得志於世則亦足以忘世於
此今吾友朴德一一朝辭中書出為杆城太守
人皆曰中書顯地太守左遷以君之賢不樂於
朝而求補外則不可謂不屈也送者莫不歎息
有惜去之色吾獨不以為屈而且勉之也纓冠
佩玉當尊榮貴富之途舉世趨之而或有去之

而不顧者然諾相傾馳騁賓客之譽舉世慕之
而或有恥之而不為者辭尊居卑恬澹退守舉
世笑之而或有樂而終其身者君之志可知也
君子之仕也既不得行其道於一世則亦不如
行吾之所樂於一境足矣况君好遊東臨大海
觀天地之無窮者乎亦樂矣善乎君殆古之所
謂祿隱者是耶勉之

贈浮屠正凝師序

吾嘗遊聞韶與浮屠人正凝相遇與之處日夜
嬉戲相喜悅彌旬月恒若一日而愈無厭凝之

與吾亦如吾之與凝者及吾歸海上凝又止去
吾握手與凝曰鳥獸非類不聚人非羣不比吾
與凝為羣歟吾於凝非有里閭宿昔之驩吾且
學為儒而凝得空寂為浮屠吾與凝所宗不同
吾日徇徇焉輒與事物相裕而凝獨遺外其身
恣睢以適其道吾與凝所趣又不同其相與不
啻若魚之於鳥麋鹿之於毛嬙閭子宜無所相
感好慕戀之情而猶相悅不相踈而又相樂若
是何也吾既樂吾之樂而凝又樂其所為樂樂
與樂相遇而相忘歟抑凝追吾遊悅吾言而又

從而樂吾之樂而吾與之相樂歟則凝之於吾
得為羣幾矣而凝又知吾與凝所以樂之故歟
吾與萬物為一體無可與適無可與莫可以為
娛可以為悲因之以遊衍因之以生死又豈可
離類絕物恣睢為空寂而適道也因書以為贈

呂掌令曾齊記夢箴序

兩新晴門無客讀易寓物推象數而玩之有利
琢者問之呂掌令也吾揖之坐語良久論榮辱
得失之有命仍言平生之記夢謂余曰僕既以
科目舉官顯矣以罪逐於窮北既憂抑且病

聖上寬而釋之窮而通通而窮窮而且厄必有
夢為之兆如此盖有定也僕一信之不一妄求
於其他吾子何以教我吾應之曰然昔宋玉病
夢河無水而疹李白之生夢長庚馬平失火夢
馬舞言凶有先兆鬼神告之故周人以日月星
辰占六夢之吉凶有拜夢贈夢之事其曰聖讀
毋思者鬼神眎兆無所感而得之今以大衍推
之以先天之數則文明克武得和柔之助也以
後天之象則離為虛心為文重離畜牝牛吉也
皆習養順德之義也勉之讀書者明理也論性

者自修也他意者私言也因箴亦以自勉云
於乎專守一則專於乎堅強志則堅於乎誓不
戒則誓

李相國 賜几杖宴詩卷序

辛丑

昔我 仁祖既定大難召收 先王舊臣公起
自廢斥復入為相時公年七十有七其年以老
乞致仕 上以為公國之元老國家初定一朝
去國缺四方之望而恐禮貌未優 賜之几杖
以舞樂錫宴于公第令耆老元功諸達官之長
咸預是宴其盛事西垞柳相公首為五言歌其

事一時名公卿相和者在卷凡累十餘篇嗟乎
此事今已四十年徃徃驚老者古相傳為美談
今達城都護府使李侯守綱相國之親孫欲以
先相國事不沒於後世與其族姪玉山太守李
君喜年謀出其俸祿之餘鳩工鋟梓疏劄日記
年譜雜著總十餘卷几杖酬唱詩一卷亦附焉
亦可見國家古事穆讀之嗟歎之不已仍略敘
所感題其首年月日舊門生中直大夫三陟都
護府使許穆序

贈鄭禮安序

癸丑

四年春國子典籍鄭侯出宰禮安禮安嶺中山
水佳處又其地古君子之鄉遺風餘教尚在其
民易使而易教也侯傍邑人又好文雅嘗少遊
其鄉習其謠俗及為邑宰於此可謂人與地俱
相得而其於為治亦何有哉然吾聞之君子贈
人以言言則不以悅而以勉請以廉明惠信為
贖廉則直明則公惠則民不怨信則民不倍其
為已也直而公其民不怨而不倍則其庶幾乎

月川文集序

癸卯

國家文明之化盛於 明宣之際如月川高峯

西屋寒岡數賢者輩出於陶山門下僕嘗讀三
賢書究考古人精微然何可易言也今又讀月
川遺卷其自任以道德之重而言遜而跡高守
確而志潔隱不遺世行不苟合亦可見於其書
而又其咏嘆吟哦之發或出於沉潛心得之餘
或得於蕭散山水之娛身逢亂世感慨憂思之
作皆有益於斯道斯人信乎有德者且有言也
上之二年李侯碩寬出宰宣城陶山祠月川精
舍皆在宣城而先生沒且六十年有遺胤子舊
太常錫朋八十餘能言先賢古事仍得先生草

稿四卷欲鋟梓以廣其傳以書來問善乎侯之
賢能令君子之言不沒於後世其右文如此僕
忘其僭猥略加刪正其諸書質疑疑義數篇具
載全文以存陶山之門疑難問答之詳以為月
川趙先生文集又以言行記神道碑文附焉

與韓生序

名均

子之先君子初見我講說為學宗旨嗟乎至今
三十年子之先君子非其人不交非其義不為
嗜古聖人賢人之學於其書無所不悅日孜孜
勸焉不幸早歿今子之與我一如子之先君子

之與我者吾心賢之問其所讀書孔壁古文毛
鄭詩子思孟氏書亦子之先君子之所嗜好今
子之心子之先君子之心也子之學亦子之先
君子之學也吾衰老後死子之先君子今如復
見良為歎息吾聞天道與善子之先君子賢而
早歿天之所定其在子之身歟勉之勉之

李唐津琴譜序

吾嘗作李唐津壙銘公平生喜鼓琴篤好古調
不雜世俗繁曲亂音與西郭蔡同福論琴其相
得之樂亦可尚蔡君得古調於姜子久姜子久

得於德信公子公子得於鄭希文頗傳古音唐
津公既老令其男先慶審音察曲列為琴譜舉
平調羽調其調位按絃理音具盡與掌樂古譜
梁琴譜相上下云唐津公諱昌源字吉甫竹泉
李相公之長男性恬淡無華其所樂亦然

古文千字序

秦時隸書作而古文不用上古六書之文已亡
矣然國家選用文學士令肄習之徒以邊傍點
畫之相從專用玉筋文字玉筋非古也至如鳥
跡古文甄豐八六篆猶面牆孤陋不足言也余

少也學古文迨至老死蓋古文不多通用十三
四歷虞夏殷周文字漸備然古文廢已累千百
年字或缺無所可考者良為可恨間因文徵明
玉筋千字變古文書之其缺字四十九書不成
然猶不棄以俟博雅君子 上之五年甲辰六
月日陽川許穆書

敦艮齋詩序

蓮城郡南十里曰屏山其下有權氏舊業權氏
者今懷道太守權侯仲車是也侯介潔不容於
朝自暇於屏山之下行遊自娛得小洞於山之

東麓地幽而勢阻羣山環列其外望遠岫浮嵐
巖壁下泉水出焉水清冽可以煉藥剪伐翦翦
漑滌泉源石上有老楓曰楓巖巖下地漸下引
泉水灌為三池三池水滿綠深如鑑其上池曰
觀魚之池水深魚樂其下曰君子之池植以荷
葉又其下曰說物之池有溉田之利其洞曰艮
隱之洞等小齋於池上因名曰敦艮齋不亦善
乎艮止也止得其所也大易艮為山山之性靜
靜故止也君子則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必
以久終為貴艮之上九發敦艮之吉告之以至

善之道也今侯之名其齋而所以亶亶者盡矣
仍為之作詩其詩曰
屏之山堅且不崩屏之池泓且澄屏之居安且
平知其止厚且亨

東溟金學士遺卷序

丁未

不佞年老索居連上柳君馨遠寄示東溟金學
士遺文六卷仍屬之曰今有胤子弼相以其先
大夫之美思不沒於後代願得吾子一言識之
吾子毋讓不佞殆老死無人事久矣况文字之
業乎又安敢當此事固辭不得今其遺卷詩三

冊書上疏啓事論事雜著一冊使日本記事二
冊讀之其詩贍麗雅正不雜時俗浮靡媚艷氣
深得古人聲韻又其論事正直如爭論棄清北
之疏最為保民固國之大計而日本日記又見
使絕國之義益明日本之人聞詩書禮義之說
頓首曰海外之人乃今得聞君子之言其禮接
愈恭下於是其國中之難解而不復伺釁於我
也古人所謂能折衝尊俎之間者此也至於教
民正俗之方入於律令行之四方善乎於此數
者公之平生大略可見况其外之文章乎時之

天官卿鄭公經世白 上曰世濂文章節操於
今世無此人比云蓋其經學踐履晚而益篤至
如語嘿動作之節皆可為法式者也惜乎天不
假之以年其利澤止此也 上之八年收雷節

東溟海槎錄序

丁酉

國家既中興絕黑漢通日本公選於朝以節錢
使海外絕國 上之十四年八月壬午其十二
月壬午至其國都其君長引至上堂行傳命禮
禮節恭下自入其國除道修館尊禮甚盛供帳
日費累萬執政以下入門解劍履肅敬行禮問

官制服色事於是日本之人聞詩書禮義之說
大悅曰海外之人乃今得聞君子之言時調興
日反間搆釁我者百端事且急矣至此亦不復
敢窺我又還其君長餽遺累千金皆不受又其
館留供帳百需具黃金百七十錠辭曰餽贖受
之至金絕河投之淺流曰不欲令有用無用示
無貨取而已又日記所載如地利隘塞遠近民
物盛衰風謠俗尚物產之異舉其大者一歧以
東皆童山草木不生白山無民居千四百里自
馬島至赤間關三百里其間三大海自赤關始

為陸地舟行皆傍海渚過下津平秀吉關防之
地有三大城家康墟其二室津前洋望幡摩氏
居樓堞百里淡路東南海道大陸諸州各有小
洋海環之九州四州山陽山陰長門周防遠近
相對博多赤關最相近大板五百里地勢據河
海之衝謂之山城州實四達之會秀吉以伏見
大板為東西都云其國君之先有桓武者都於
此謂之桓武天皇長子孫傳之每月十五日以
前齋戒拜天不預朝聘討伐凡出令之事關白
實主之關白者其大臣之執國命者不敢稱王

其文書稱明教稱御而已先古天皇之子孫得
姓為源氏平氏二姓者實一祖云山城州三百
里有二嶺曰絕通磨針踰嶺則琵琶湖周數百
里其外廣野為近江大和之地又二百里鳴護
土地沃饒城中民戶六萬出利劔大板東岡崎
七百里間有三小嶺至赤板始有山溪陵谷五
十里渡金絕河河廣十里北望富士山登絕頂
八十里其上有泓四時有雪涉掛川有三大嶺
曰石嶺曰菊嶺曰金谷皆富士南麓富士自陸
奧來陸奧之外蝦蟇我窮北野人之界泥濘四

百里駿河州關東大都會家康舊都據內谷巖
阻海岸皆棧道富士山水急流至此入海曰富
士川過三島上箱根嶺四十里上有湖水十里
下嶺又四十里關防之固天所以護江戶者也
自箱根湖四十里至小田原相模州之地前時
北條所據負固不服秀吉伐而并之至江戶二
百里海濱沃野六百里險阻四塞通海為重壕
窮極壯麗市街十五里去日光山三百里自我
釜山浦至江戶水陸之町四千里日本之人謂
直路曰町日本在渤海東七道六十六州六百

十一縣東極陸奧西盡肥前四千一百五十里
南極紀伊北至若狹八百八十里陸奧之外蝦
蟻三百里步三為間間六十為町町置里以町
計兵其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町其
兵二十萬六千八百其俗信鬼神事浮屠好清
淨辯論經學以頓悟為宗男子削髮婦人委髮
男女皆服襖子貴人叅齒婦人亦叅齒故號曰
黑齒之夷跣足赤頂膝行匍匐以為恭無拜禮
輕信易怒好擊刺薩摩風俗最強暴好殺馬島
詐偽不信國人賤之陸奧產金幡摩產銅鐵備

前之矛尾長之劍二豐之函北陸山陰之皮革
其嘉木異卉盧橘椶櫚枇杷無虎豹此皆博四
海之外者豈特嚴使事而已可為使絕國者取
之書之以為東溟學士海槎錄序 上之八年
玄月上浣

漫浪集序

我朝治道休明培養才德自 世宗文宗逮我
明宣之際而蓋極矣次其人物古今前古已遠
如近世之學士公最後而猶及 昭敬之末而
今斯人亦已亡感懷良為嘆息公少聰明絕人

大肆力於術藝弱冠登大科名譽蔚然其始仕
在 仁祖世方國家中興當時耆考諸學士多
在推許新進才學公為第一云其文章本之六
經參之莊馬氏詩祖韓蘇為文章肆而不滯麗
而不媚尤長於章奏讀其文其人可知善乎使
日本詩什燕京十絕亦其所操可知惜乎天回
賦其才而獨嗇其壽何也公諱來字子由姓黃
氏漫浪別號也嘗以直言忤時議累官累斥官
止諫議後出洪州一年歿年五十殆所謂厚賦
而薄發者也今其遺文刊行文采不沒於後代

則天也

占尾老人易序 上篇 甲辰

上古包羲氏受河圖始畫八卦河圖者聖人之瑞也河圖之文五十五衍母小衍之數十大衍之數五十故著數五十虛其一其用四十九八變而成八卦十六變而成六十四卦虛五與十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兩儀也一九老陽二七少陽四六老陰三八少陰二陽二陰四象也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一生一成五行迭用相生

相克比和相從八卦之所以作也先天八卦自然之位也後天八卦流行之妙也卦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畫卦之序也占尾老人之數卦數一也特其用異耳得數八除而取卦六除而取爻變通之道也先得卦居上後得卦居下上下之義也體用者賓主之象也互變者悔吝之著也數先於卦者先天之易也卦先於數者後天之易也大小多少長短皆得物有象方有位得卦而取時盡變也動靜衰旺物之理也論理不及數不得論數不及理不明禎祥妖孽

感於物恠動於四體見於卦爻卦爻者吉凶之兆也鬼神之用也苟非至誠其孰能前知明者察於幾微見於不見滿而知戒安而知懼知戒則不傾知懼則不危傾者覆之輟危者亡之途卜筮者所以存戒懼而守正慮患而作者也故曰易者其衰世之意也

上篇論聖人畫卦之本以及卜筮之用

占瓦老人易序 下篇

天道無言而垂象聖人設卦而施教象與教一也卦變五百十二爻變三千六百七十二易之

道變易無常神乎萬物而不遺妙乎萬事而不失道濟天下而不窮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加一倍而成易老陽之卦十六少陽之卦十六老陰之卦十六少陰之卦十六先天之位後天之用其理一也有卦位卦德卦序卦才卦變卦物卦例易之用備矣義直則理正理正則言順言順則可以與人言可以問鬼神故人謀鬼謀龜筮協從義不直則天不順龜筮共違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易之義使為善者勸為惡者懼故曰

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

下篇論卦爻之變以及鬼神之妙

陽村集重刊序

吾東方文獻古初無所考當殷之亡箕子至朝鮮詩書禮樂之教始此正經界行八政其化閭不夜扃行旅野宿婦人貞信不淫禮義之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其後衛滿以詐力驟強百濟勾麗以強戰立國然辰韓風俗嫁娶有禮男女有別行者讓路貊俗尚廉恥孝弟新羅最淳厚建國學修祀典薛弘儒作九經訓義崔學士以文

學聞天下新羅稱君子之邦有以也麗時有二白文學推言堯舜六經之治太師崔冲教九齋弟子教禮俗鄭文忠公建五部學館講明經學李文靖公稱之為東方理學之祖本朝權文忠公又考定經禮作讀書分程入學圖說五經淺說闡明六經之奧我大祖太宗初業垂統專用經術以興文明之治公實有力焉東方尊信淳屠自新羅紉麗之世千餘年能斥異端崇禮教明先王之道定一世之治其功大矣其言列於其書又其感物吟諷之作亦皆忠厚惻怛之

發文章本非異道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山河百川在物為珠璣華實在人為禮樂文章公之文章本之以經術參之以百家蔚然文彩特出金文簡公論國初文學師道推權文忠一人云於是有吉注書金祭酒亦各五經傳授皆出於陽村初有遺文四十卷舊遠不傳於世久矣今其十世孫嶺南節度使權公儔與晉州牧南侯夢賚謀重刊大傳於世南侯亦其外裔子孫也公生於恭愍元年卒於我太宗九年公之世至今三百年世變既多多亂且百年遺文舊

遠不沒於世幸矣况大傳乎亦不可不謂子孫賢也闕逢攝提格叁伏朔朝後學孔巖許穆序

龍洲郊舍贈趙希温小序

三月十六日雨中與滄江趙希温相遇於龍洲公蓀嶺草堂嘗春溪水綠淨花滿發前山躑躅千層與希温相別數年吾衰甚希温七十餘精力尚強酌話終日希温為言平生所遊歷深山大壑曠望絕境仍及東方文墨古事使人聞之懷想無窮龍洲公為作上言二絕贈之眉叟識

題龍洲老詩帖序

僕老無事閉石鹿山樓悄然感懷親知皆盡寥
寥於世少懽書篋中得龍洲老三月十六日絕
句二首當時僕與希温訪孫嶺閒居為之設小
酌敘飲有此作追思如昨日今二老皆亡適此
日龍洲老中月之祭不覺悽然愴心

陽川許氏族契序

吾族氏自我孔巖村主以來至今二十六世七
世凡七百餘年多名臣貴人見於說部蓋莫盛
焉實祖先積仁累善之報而餘教不替流風善
俗在子孫以敦厚稱於世以老人耳目所及者

言之萬曆中我諸父諸兄收宗族序昭穆立教
誠以之講信修睦傳之至今七十餘年中間多
世故分散四方嗟乎人事隨變此事廢墜今至
二十年老人衰落無人事且久矣吾族許春長
常與我慨然歎之一日得修契舊卷於稷下許
領樞第來示老人契約族譜宗會昭穆之序共
二卷幸而繼此復修舉古事庶幾不墜先訓禮
曰上治祖禰以尊尊下治子孫以親親傍治昆
弟以敦睦追遠厚倫之義達矣蓋相與勉之哉

靖孝公家乘序

辛亥

靖孝公家乘者我 昭敬大王諸王子仁興君
謚靖孝公既卒其嗣男朗善公子收錄其謚狀
遺事墓誌碑銘碣銘挽詩邸報日錄謂之家乘
而以 顯仁大王潛邸時 御札御製詩賜祭
文為首末附靖孝公遺篇絕句近體上疏先嬪
行狀及親筆書二紙共一卷公子以不佞既著
述墓銘遺事又令序其書言其事不佞受命猥
甚謹讀諸作至於詩什為之三復之私自語以
王室貴戚高明厚大之養而不喜輿馬聲色弋
獵之娛廉退謙下文學篤行又其發於吟咏者

皆忠厚惻怛之感有三百篇遺韻足以傳之為
後世賢公子矜式又見筆跡字法尤絕善乎不
遺咳唾之餘至片言隻字亦皆為公子寓慕思
孝之所重為之起敬嘆息而識之

送舒川郡守赴任序

丁巳

前古古靈陳述古先生治仙居教民正俗其大
法父子兄弟夫婦孝慈仁愛相勸以善鄉閭有
禮貧窮患難嫁娶死喪相助力農桑敦善行耕
者讓畔行者讓路斑白者不提挈禁偷盜賭博
吞并爭訟以篤禮俗朱子曰平正簡易可見其

胸中包括多少道理老人常誦之今君辭密直
乞養出舒川臨行過我為書仙居古事以為贐
行勉之哉 上之二年雷鳴壬子台嶺老人眉
叟書

送郭仲望與其弟歸石湖序

吾賀恒也以早年取高科其天才夙成得不得
固無所損益於其中而為父母悅顏色亦父母
心也今君在諫院言時事一朝辭言責吾聞君
以禮進退不失義且古人所勉吾於二君蓋得
此二者焉忻然悅之君歸以吾此言亦為大人

白之今君之歸吾亦行矣贈言先賀而後贈

贈關東伯鄭公序

八溪之鄭為國之大姓國初有高麗通禮公者
逃世不出以歿世而其葬在干川其子孫不去
其鄉原州有鄭氏九世之葬昔太公封於齊五
世返葬於周君子善之鄭氏子孫宜其昌大矣
乎通禮公子孫至我 明宗世有為副提學者
為關東觀察使提學之門有傍親恒齋公官至
右贊成以四朝名臣耆老致仕卒鄉人立祠以
祀之恒齋公為關東觀察使恒齋公子孫最大

其少男 宣祖末以小宗伯為關東觀察使當
光海政亂謝病歸及中興之世恒齋公長孫又
以騎省少卿為關東觀察使今大夫鄭公宗伯
公之親孫辭安東大都護復出為關東觀察使
古方伯之職天子賜鉅鬯彤弓彤矢盧弓盧矢
四牡以專征伐者也其職不既貴且大乎今鄭
氏五世五伯老人於恒齋公為同里後生從長
者聞耆耆傳說公平生身不行輕世之行口不
出傲物之言至今稱厚德巨公古人曰百年來
之以德世德厚施之報其子孫後世事治平守

文之主以共國家之福其不信矣乎宜勉之哉

黃驪世藁序

黃驪李氏世藁者東湖李叅議元鎮所編次而其
傳家文獻在此次其世系敬憲公三世有應教
公四世有判書公應教公二世有校理贊成叅
判諸公判書公則於應教公為猶子而校理昆
弟三人贊成公貴贊成公上男以文學進者四
人叅贊公最著其遺藁敬憲公三水題詠詩附
關北祠堂古事應教公風詠亭次韻詩判書公
受降亭近體絕句各一贊成公五言七言近體

絕句共四十九 參贊公文章最贍麗 詩賦表箋
共一百二十九 首 教書三 上 疏二 啓事一 其 它
諸公作或一首或二首或三首五首 其中 贊成
公前後燕京記行詩 參贊公關西使華酬唱作
籌邊十策 趙文正公從祀文廟教書 李忠正公
配享功臣教書 癸丑大司諫時立異啓事 附備
局宣慰時褒獎事宜 永興公親耕勞酒宴詩 成
川公由浦避亂作俱為古跡可傳 而大司諫立
異啓事 尤為百代之言 聽蟬翁文彩筆力動一
世 今讀其詩 良然 參贊公長男東湖李參議曰

也亦以文學顯 嘗按節關東 不大用 終騎省少
卿 往觀其葬也 賢其貧而有禮 又校理公少男
早年亦以詞賦進 成川公長男 又前年選魁科
敬憲公子孫至今以學藝相傳 將不止七世 八
世則北方教育之化 亦傳之後世 而有昌大之
報可知 上之六年乙巳至日 丁酉 陽川後人
許穆序

贈洪秀才序

秀才名克 字克已 靜而長子 癸卯正月 為其
先人乞銘於我 於其歸作序以送之

洪君克已頃年自鳳城嘗訪我於東海上今吾
還連上君又訪我於連上道路且千餘里此古
人之義也留數日具言嶺中風謠人物古事仍
及索囊子事余問其人而誌其事斯人者若狂
若癡蓋穢其跡而潔其行者耶吾聞天之生物
物各有則人之生與鳥獸非類也人事之則何
可廢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世既莫我知
則亦已矣傲物輕世君子不為書之以為高蹈
獨行者之戒它日如相見以吾語君者語之
上之四年二月上浣眉叟書

唁安朔太守序 李惟馨

五年列邑方籍兵安朔民以私怨愬其守守以
愬得官責當去吾在連上以書唁之曰治體有
紀有長吏焉有民人焉此貴賤之位也賤之妨
貴下之凌上禮之大禁况長吏者君之所命畏
長吏所以畏其君者也下為民慢其吏猶且有
罪况愬其吏乎無官者無上此亂法之民也今
不此之禁而責其吏可乎况愬之者非其事乎
嗟乎無禮無紀滔滔者皆是也古之人有言曰
防民之偽不如導之以誠禁民之邪不如率之

以正有不誠不正而令下之人蔑其上而害其
政大亂之治也余賦畝人無聞知因安朔事言
之榜於道路以為掌邦治者省焉

四矯處士遺卷序

吾數十年前聞處士潔身自守不以窮達易其
心嘗以四矯名其室今處士已亡其容持處士
閑居諸作共累百篇示余嗟乎讀其書而其人
可知處士蓋簡潔人也既與世相違澹然自娛
其作良然往往有衰世之感其發足以警俗亦
高矣處士八十 終其壽星契九老會亦可載

於太原風俗古事處士名三益字某姓慎氏本
濟昌人鈔其可傳者詩若文以為四矯處士遺
卷

雲山精舍八詠小序

永嘉權君叔平嗜閑雅自娛於其居築特室曰
雲山精舍山氣每日夕尤佳園中種百藥佳卉
春雨芽葉可愛南溪垂柳數株春氣至溪柳最
先青屋後千樹松風聲過之則其響如瀨庭外
有古栱深樹厚陰又如靈珠月出鷺嶺雪晴望
中活畫層崖雲樹裡時聞蕭寺遠鍾此皆寓興

而得樂者也君仍示余雲山精舍八詠余欣然
悅之作小序書贈丁未五月上浣孔巖文父書

安堅山水圖貼序

數十年前權地部示我古畫山水八貼綃剝裂
多不可見愈竒古稱名畫嗟乎今地部君已亡
吾嘗誌其葬有所後子聖中視我如見其先人
焉一日與我論東方名畫仍示京綃水墨山水
四時八景曰此畫傳家已舊出於安堅云此即
吾數十年前初見於其先人者也古綃剝裂舊
跡猶在相對悽然死生之感良苦自古名畫畫

傳千百年閱幾人起人追感又幾何感而書之

丁未中秋月半肩叟書

與宋長老尹希仲興慶谷口叙別小序

正月十八日鄭君草堂賞梅其夕至仰巖巖壁
嶄然臨江上下為雙石峯其北岸有古祠此崇
義殿也麗亡祀其先后先弼涉江二十里宿興
慶寺紺嶽北崖佳寺邑宰宋汝受載酒來見夜
懸燈叙舊朝日出谷口坐溪石上序飲而罷宋
長老與希仲從雲溪路歸寒山書以識別

吳留守慶壽帖序

乙巳

上之五年知申事吳公出為關西觀察使以母
老辭 上許之尋有開京之 命時仲氏觀察
海西海營距開京數百里而近公與觀察公謀
奉太夫人泝後西江合樂上壽伯氏方為大司
寇而觀察公長男為中書諸甥有四公子皆以
恩假至父老觀者莫不咨嗟歎息榮之道路爭
相傳說且滿耳時太夫人春秋七十餘子孫乘
朱輪華轂者六七人凡衣冠而朝者甚盛天啓
中先相公嘗為經歷司寇公為留守者再而今
公又以特 恩來四十年間太夫人前後臨北

都者四開京父老嘖嘖言先相公之種德向太
夫人賢行舉世知之皆曰天道積行之報前古
所罕云朝之大夫士咸作詩咏歌之以付開京
古事 上之六年至月辛亥孔巖許穆文父序

贈權應教四箴序

壬戌

累罪廢杜門不敢出三年年老至期願朝夕顛
溝壑今君遠來窮峽留連叙款款累日此地山
深阻阨古貌境人事絕稀此何可得也喜不可
言臨別書平生自做數語以為贈 上之八年
孟夏初吉夕漣西

列聖御筆帖序

丁未

王孫朗善君侯不鄙夷之辱示 列聖御筆帖
 令識之穆再拜受之伏而讀之自我 文宗
 世祖 成宗 仁宗 明宗 宣祖 元宗至
 我 仁祖 孝考 列聖親筆迹在帖三十九
 字體森嚴有法彷彿三代信乎 聖人之文也
 文宗 世祖 成宗治教之隆固已著於上下
 而 仁宗在東宮 賜答賓客李彥迪書樂取
 諸人為善至今臣民恨天不假之年者也 宣
 祖御製詩言聖人心學天機 仁祖書商書咸

有一德伊尹訓王之言 孝考賜麟坪大君溜
 書又有 賜詩友愛天縱之 聖德亦可詔於
 百代者也猗歟盛哉我國家 聖聖相承為億
 萬無疆之休宜在此孟子所謂殷有賢聖之君
 六七作者其亦如是歟今王孫家藏石刻其真
 本或出於 秘府或博求士大夫世家為五十
 五石刻善乎亦至矣穆心竊歎私謂王孫曰穆
 吠畝老人樂與鄉黨小子歌頌 聖德相傳為
 大東文獻古事仍書之曰臣穆拜手稽首書于
 列聖御筆帖後

上之八年孟冬下弦乙未

送王孫朗善君奉使知燕序

上之十一年王孫朗善君受命如燕故司裘士穆送之曰古者拜國之禮比年一小聘小聘以大夫周官小史治賓客之禮法其禮圖事命使具齋幣授使幣釋幣于禰又釋幣于門受命乃行過他國則避途餼之以禮未入境壹肆及境張疆主國使士問事關人問數遂以八三展幣八國郊勞十里有廬廬有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遺人共道路之委

積至朝致館設飧大夫太牢饗餼三聘禮有訝享禮束帛加璧賓禮束帛私覲束帛乘馬問卿私面束帛四皮介儷皮玉錦主君勞賓卿大夫勞卿執羔大夫執鴈君歸饗餼五牢束帛乘馬米三十車薪芻倍禾賓問卿私面束帛四皮以幣問嘗使者大夫餼賓以太牢君於賓致饗餼燕羞獻之禮壹食再饗大夫饗食賓介君還玉報享禮玉束帛四皮君館賓拜賜遂行又有贈送之禮既返命禮門及禰嗟乎犬馬皮幣之事自古有之穆嘗學邦國之禮相厲以禮者也

今於 王孫之行慨然歎息空言以自見意云
重光大淵獻陟玄鳥孔巖許穆再拜

慶壽宴圖後序

己未

宣祖三十四年大夫申公以循吏耀名當世及
以大年增秩從二品為同知中樞府事時長男
為大司憲少男為右承旨莫不稱慶曰積德厚
者其受報者必大信然矣二公為設慶壽宴時
干戈初定生民粗安耕種以時皆思樂業又見
慶壽故事父老皆咨嗟涕洟稱盛事崔東臯作
慶壽詩序具言之公孤列卿諸耆老大夫傾朝

而至序所謂呵擁傳呼溢於街陌朱紫金玉交
於席上者此也壽考八十以上六人樞府鄭公
八十五最壽大夫申公八十一申相禮八十最
下坐辛壬癸甲歲以為常諸賀祝詩什累十餘
篇諸客入相者十二人白沙漢陰為中興名臣
以國舅貴者二人韓西平持重兵為元戎 仁
祖反正而不與焉君子賢之以文章名世者八
九人東臯最大手筆法鵝溪南窓石峯一時人
才之盛亦可稱於百代者也後七十七甲子已
未上秋初吉日八十五歲老人眉叟書

贈權評事序

己未

老人少從長者得聞古人餘教今獨後死昏耄
無人事子以為多聞而專致書求言此三代聖
人乞言之遺也顧以昏耄恐無以報子也子之
家自東興公至於子之身五世東興公以德行
聞其教子孫以慎交遊勤已奉公為法至吉昌
公亦進不隱賢退無怨尤老人銘其墓曰篤於
仁純且忠勤 王室致匪躬今子之伯父相公
老人以不才忝同列見相公貴為千乘相能謙
於志簡交際慎言行好儉素汙染之譏不及焉

不但其性然也其家世守先訓猶恐失墮古人
重家訓世德有以也子亦謹守先訓返而求諸
家則有餘師矣何求於老人之言也吾子勉之
上之五年仲冬甲子東膠老人眉叟序

玄谷集序

元年夏老人辭政府叅贊閉病僑舍有儒生鄭
祖甲袖其先王父玄谷公遺卷訪老人求遺卷
序老人受而讀之其文果傳後之文昔者踈庵
任學士與我論人物以為經籍典故博物之學
吾友數輩惟德餘為當世獨出云信乎其文章

亦然光海時官太史當癸丑獄使史官考奏神德古事并鈔芳碩事時李爾瞻持此事甚急蓋欲為殺永昌証案也公不書曰上教不至此瞻色怒不能難然遂有閉太后事公竟坐此削奪官爵寓居驪江下時事益難當時禍機可畏者非一而公飲醉常自娛傲然無變意日事文墨遣懷其平生非第一義不言非第一流不交為文章精密謹嚴不為流宕語劉介自立踈脫不言生業平生非文酒不居後官貴顯至觀察使不以祿位易其心於窮達一也公之家世入本

朝六世自太學士傳清白吏三世孝子忠臣善行至公之父祖兄弟五廿七人其苦節篤行亦可見於家風文字之餘

議政府東西壁題名案序

我太祖初置都評議司掌邦治立三軍府治兵事以國家初定大抵皆襲麗古我恭靖時改二府為議政府置左右議政為正一品其次侍郎贊成從一品又其次參贊正二品後增置領議政為三公罷侍郎左右贊成左右參贊品如之十四年更置領府事一人判府事二人皆

正一品同判府事二人從一品尋罷復舊官贊
成自李詹柳濯參贊自李來權近至今三百年
其間賢能在位著名載籍者何限而中葉以來
國家多事典籍皆亡惟議政三公有前任舊案
而猶不備贊成參贊東府無藏書蓋闕然無傳
矣今博考本朝遺文古事行狀碑誌追述諸公
名姓亦百不記一贊成官不必備必用者老舊
德如近代 孝顯以來亦不特不備闕負舊矣
諸公之仕顯於本朝者或舊遠先後不可知略
從某世某朝記之今 上即位之元年秋八月

旁死魄越翌日壬申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許穆序

送鄭進士東岳南遊海上序

丁未

老人經亂後仍落南十年遊海上名山泛海至
虹門望日本瀛洲八智異山觀雙溪石門過三
神洞塔山遊通雲臺月嶽從三石車窺九龍井
將遊浪州尚質南望田橫島以極窮海之觀至
今三十年時時夢寐在此間君南遊海上以吾
所遊塵者告之又握手言曰浸溟古安南之地
西接海際去京都千餘里今尹約而入海居之

斯人者好直道獨爭流之窮髮之北前後數十年
晞陽又海上窮處風氣甚惡觸之者昏瞶悶亂
癱瘓人多死 上特寬釋之斯人者行年八十
氣力不老窮亦不悔龍洲翁稱之曰當治亂
興亡之際能特立不變與受其敗者有此人此
言可謂知此人者也為君誦之令之一訪也
上之八年仲冬上浣孔巖眉叟書

記言別集卷之八終

記言別集卷之九

記

倉洞僑居記

丁巳

老人 上即位之年甲寅以大司憲召至京師
改天官亞卿一年三遷至上卿陞拜右相入京
三年徙宅三自李典設家徙明禮洞故宗室珍
原君古宅一年又移倉洞儒生李震獻空舍生
我 宣祖壻達城徐都尉之外孫也家後園林
樹木前對南山北麓陰崖石峯千層滿壑深松
為名家里中父老相傳此中古治平世大司憲

金希壽直學士金魯典翰金弘度三世舊居今
重易主為李氏宅亦二世云老人年八十餘衰
多病尸位三公常退守閉門無人事每日夕悠
然對南山吟哦自暢借居不得久將移去園中
草木亦不可無回顧之戀識之前月金典翰子
孫來乞典翰公塚銘嗟乎公能文章好直諫忤
外戚相元衡竄甲山累千里三十四歿作銘一
十九言 上之二年孟冬初吉朝

伊川學舍記

晉自古稱多卜德之士其俗喜文學尚節行見
於載籍者如此自兵革來國家更置鎮帥視同
於邊疆來蒞者率多武人專務蓄積強兵於是
其人慕武功而歆爵賞反卑陋韋布士其流風
俗尚從而移易矣及 上之世以帥臣多失民
和別州牧判官必選用文學吏以專治理而晉
之人士遂靡然趨學藝莫不張拱徐行恥武勇
而談禮義幾乎復古之彬彬者矣於是州之父
老立黨學於伊川上以教子弟昔嘉靖間州有
俞上舍伯溫嘗有名於太學竟不達而捲歸以
詩禮教授生徒至今近百年鄉人莫不誦其名

而敬之相傳指俞氏書堂此其舊墟云今俞氏無子孫其舊業多在悉歸之學舍以供諸生以時設位祀俞氏於中堂諸生齋戒潔誠將事惟虔其牲牢籩豆之數如釋菜而用戊禮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殆其遺義也鄉人追報古德之意亦善矣伊川之水從東北流灣洄過谷口謂之伊川學舍竊慕程氏之伊川君子以為嗜學

居昌白巖學舍記

穆嘗讀已卯記事金公湜既竭忠事君顯其行於世卒為小人所制冤結莫達亡命流離窮縮

入居昌山谷中匿不出竟自縊死云穆哀其窮而悼其命讀其書未嘗不掩抑流涕太息其縣北三十里高梯院傍谷中有所謂白巖者公匿於此依巖披草以居至今其村老人相傳指言之如此又安陰縣有耆老吳鄭兩生亦記其舊聞而頗詳知吳氏之先有賢而隱於世者公匿山中其從者為乞食於吳氏者吳氏心知之悶其畏約而無罪日具供給家人亦莫知也時追捕日急舍匿者皆抵罪公自知無所容徒行良善遂自縊而懷中有疏自陳其煩冤云又於石

下有寫悲憤詩既舊遠石剝落四十年前見其
墨跡僅有之云又居昌有古吏傳其事與已卯
錄所載無差既暴屍於路縣監李宗角以慢不
捕告并得罪云嗚呼當君子顯用小人見斥積
怨深怒埃豐竊發讒害罔極善人之禍至今儒
林學士莫不痛心憤怨何可勝道哉或有惜之
者云使公如李膺當禍而不去其禍一也不至
此窮迫而死其可悲也今有鄉邑父老善士相
與謀刻石立追哀碑仍作學舍於其側欲令後
學少生講業朝夕於此思其事以激勵其好善

嫉惡之心而不知所戒飭云

丹陽山水記

穆父為四方客於十一年春涉洛水上竹嶺下
丹陽歷雲巖水石北至江上此蓋湖西山水之
奧處挾江皆山水盤回屈直其淺而遇巖者為
瀨深而渟滄者為潭淥波漫漫浸湛巖壁間有
石梁沙渚皆明麗可愛公流東北行十許里有
馬津至此山益高水益清且深巖壁益蘄然穆
且行且止顧瞻樂之因泛舟遊於石壁下弄笛
長吟使從者數人齊謳並戲相與娛樂於是朝

霞高捲遠宙幽汀無不畢出層巖峭壁躑躅蒼
松倒影於清波而又澹灑之鳥或翔而迴魚或
躍而游不知魚與鳥亦樂吾之樂歟抑吾樂魚
與鳥之樂歟不然吾與魚與鳥俱相忘而各自
樂其樂則其樂之者又誰也

居昌三峯寺題名記

林真忍百甫恩津人卞昌後慶餘尚州人許穆
眉叟陽川人林義甲宜伯羅州人趙憲世章漢
陽人慶餘之子惟幾字顯卿鄭岐胤錫卿八漢
人仍紀之曰穆南遊歸路過白磊古迹於是知

我老少諸君皆期會相送至三峯寺滯雨一日
林百甫卞慶餘林宜伯趙世章卞顯卿鄭錫卿
凡七人穆與百甫慶餘皆白首而宜伯最老唯
錫卿最少而為吾家新贅婿也壬辰夏六月七
日穆記

高陽山水記

戊戌

九年夏承 召至高陽辭疾退留高峯之竹院
五日至西山與主人遊篤才洞溪水間上有小
瀑其下石絕水落處又有二松樹間指某可居
某可耕某可灌某可遊明日入重興洞有古城

言言集卷之九
五
跨絕頂盡石門水口此麗之北漢城也過石門
盤石水益清石益白洞壑皆高巖峭壁到絕頂
皆然下有閔漬巖閔漬者麗之宰臣好浮屠遊
名山澤吾嘗登權喜嶺石臺有閔漬古跡坐盤
石上觀潭水渡石梁苔深石滑昨夜山中大雨
巖下多積陰山逕皆濕欲深入巖壑間有暝色
乃出石門宿於西山主人之舍朝日權永叔鄭
文翁韓仲澄李子膺子仁兄弟聞吾來自城中
至主人具尊魚酌白酒為權吾以病求醫從數
君向城西過重興同坐伽葉後嶺到谷口憇溪

石上仍述此行山水之遊途中無紙筆追記以
為諸君示眉叟記

二樂亭記

茂松尹士秀平生好寥廓樂山澤之遊卜居於
藍浦之熊溪名其亭曰二樂亭以我善言山水
請為之記余曰子之亭何如曰亭西臨大海海
霞島霧變態異狀或騰而為雲或聚而為雨或
散而為晴霞霽氣極目燕齊之涯烟濤萬里玉
馬峩峩羊角星臺連嶂比嶠環列其傍大川灣
洄西流入海海峯西又有菁淵龍湫石壁幾千

尋此皆可遊而樂者也余悵然曰自古魁梧奇偉之士或隱於海上樂而忘世者此也吾好遊行於東南觀日月之出南盡嶺海之外極於烏次耽津其遊可謂極矣獨不及泗泚之西今老矣雖欲一遊何可得也次其言作二樂亭記夫所謂二樂之義聖人已言之子歸而求之自得之耳已亥元月上弦夕孔巖眉叟記

月嶽奉僊庵記

九井之西山石極巉巖天將雨則雲霧先集其間有上下見性又其下有山人雪綻嘗築精舍

居之曰奉僊庵後數十年其弟子應均易其棟宇而增其制蓋最在山之中從道岬沿溪水上石逕五里滿谷多冬栢多楓南方地氣溫厚十月楓葉不衰南階下又有脩竹萬竿俱可玩綻之初築在天啓元年六月均增作之歲崇禎十二年十月云其明年十月余入山觀九井冒雪來憇于此均請為記如此

石假山記

崇禎十三年九月穆遊南海上過浪州省叔舅閑閑翁於西湖之藏六窩見庭中石峯數重其

高可仰蒼然峽岿礧礧相六間植佳木異卉其
間常有積氣濃陰若霞霧駁鬱隱然若深山之
中神氣變化以發生育穆甚奇之蓋翁好奇嘗
於山海間多得奇恠異石列之庭除層高累奇
積之及仞而成之從下而上皆峭壁層巖石氣
成潤其谷常陰其植常茂其亦得山之性也雖
泰山之崔嵬亦不過一拳石之多則特其所積
大小殊耳其體一也不必躡層峻慕幽巖而其
樂在此穆東南行數千里殆遍遊海上名山至
此竊發愧而嘆也吾聞仁者樂山仁者靜靜者
壽翁潔身遁世喜慈仁恬靜少為年七十康強
不衰云

裴工曹旋門記

考工卿裴公興立有至性高行其先大夫亡母
金氏哀毀當喪病虱緣髮髮不可理公自油其
髮承首引虱衣不解帶苦心極行以終母之身
見者皆涕泣公兄弟二人公長於弟十七歲初
父母以一子甚愛公嘗立券專給產業及其弟
生且長母悶其生產無依公請分與其弟母以
父亡故不忍改之母沒公取其券納諸母壙以

財產中分之擇其饒私與其弟其弟既饒而公且貴雖一飲一食必兄弟共之終身不衰其至性孝友君子賢之公嘗為將在邊臨亂不避死閑山之戰九戰九克功成而不伐忠也吾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其不信矣乎 上之七年命旌表其閭

海山軒古篆記

考工郎金君家在浪州之摩天臺下山自絕頂西麓岵岵為小山西臨大海云君居之名其室曰海山軒因求奇字古文為額古文者始皇時

程邈作隸書自全秦之後其法遂亡漢時甘泉產芝作芝英書唐時作飛白文字皆效古文為之非古也今金君以古文問於吾亦樂古人之事者耶吾作古篆貽之因愀然嘆息而言曰昔周之衰擊磬襄入海當秦楚之際有安期生者隱於海上不知今之世亦有奇偉不遇隱而忘世者耶

樂天窩記贈鄭君 昌基

天何為而可樂也天壽其可貳乎富貴其可求乎厄窮其可諱乎吾聞小人戚戚君子蕩蕩天

壽窮達禍福命也命乃天也故知命者不汲汲
也有悅於心適於欲者得之不義不取也拂於
情窮於厄者遇之不義不避也然後乃不愠不
忤人知之亦置置人不知之亦置置此非樂天
者乎士有修德強仁勉學者企及勉之既以告
於君書以識之癸巳十月上苑丙子眉叟書于
台嶺寒巢

養真軒記

昔公子寧堤君賢而好客時之公子貴遊才子
士大夫日集其門而四方遊談之士亦莫不曰

公子公子云公子捐館舍三十年賓客皆盡閭
巷老人相傳為古事今其第古木蒼臺養真軒
猶在使過者共指而咨嗟者日久而其嫡嗣湖
安君逐於窮域常泣恨 上憐之特召還復其
爵祿如舊公子既以恩返修治舊第一如先公
子古事囑余記之如此養真軒其正寢之次舍
而楣間大額故叅知兵曹裴大維書也

靜修齋記

前東宮左侍直崔漢卿性好恬靜無所事於外
物者不肯以名利自累安居而守道嘗築室於

園林之奧為室冬取溫夏取涼居其室無他事
端坐日閱古人書有得則樂而忘寢食書其相
曰靜修齋云且謂余曰子知我矣盍為一言教
我也余應之曰諾水至動而得靜則鑑心至用
而得靜則虛虛則明明則無不盡矣靜者動之
本也若子可謂善學者也然亦有說焉偏靜無
用無用不備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
蟄以存神也靜時求觀天地生物之本乃盡也
因書之以為靜修齋記

鍾淵洗心齋記

吾落南時嘗過三山觀鍾淵謁淵上祠乃遊水
石之勝山中多層石之巖水流山中深者為淵
淺者為瀨兩岸皆石石多奇恠異狀水盪擊石
下漚為鍾淵石上多松松皆高不過五六丈枝
幹皆赤屈曲如蟠螭其高者滿谷皆然蒼翠蔭
鬱盛夏不知燠暑谷口巖壁益嶄然其間石迳
高低或見或不見有牧童騎牛穿夕烟過之如
畫吾平生少人事老於山水至此以為絕奇今
聞新構溪上亭曰洗心齋跨清溪橫作石橋刻
石曰咏歸橋去尤令人起想爽然忘累謁賢人

祠憩松下登茲亭涉茲橋玩清流足以滌煩襟
足以清心神逍遙吟咏之樂於亭與橋盡矣是
為記己亥仲秋上浣孔巖許穆寄題齋壁上

於是齋記

庚子

任侯名裕後

元年冬穆在陝州前潭府都護任侯與書曰僕
築小齋於廣津名之曰於是齋要得記若齋額
以自省願吾子教之也穆先作三大篆謝曰請
問於是之義敢以卒業也侯即復書曰非有江
山之處植物之玩田園之樂也僕有先人丘墓
在此從丘墓之側構居息之所為屋二間覆以

茅南出牖亦能容膝有餘瞻於是慕於是以饘
以粥於心安焉將於是而終年噫世之是非非
是亂矣人之言莫不曰吾能於是而不願於非
然考之行事則於是者寡於非者蓋衆也僕乃
大懼也穆仍嘆息曰善乎言也亦可以識之也
遂書之以為於是齋記仍銘曰
戒之哉有是非有非是明者擇之處是非難確
於是為難剛者得之戒之哉

恭川精舍記

慶君名家

國子直講慶君前年去永川太守卜居紺嶽北

洞治田園好樹藝漁釣自娛其特室曰恭川精
舍前有川水曰恭川溪山閑暇之樂其可名者
非一而君謙約不爭得川之名從以名其室而
自勉能不以外物為心者也昔魯大夫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俯三命而滋益恭書之於冊
自古賢之吾聞恭者德之基樹德者必昌慶氏
始大於高麗世有聞人達者既族大而舊今君
名且顯矣必恪恭自守一以滿溢為戒舊家餘
教可知而亦君之賢能樹德不愆不可以不識
也書之以為恭川精舍記

李楨山水圖記

崇禎末東方大亂吾經亂後因落南山陰有耆
舊生金宗偉知吾愛山水持山水圖八帖贈我
曰此李楨之畫殆絕畫亂中得之云楨古時名
能畫者李上佐之孫吾嘗得李上佐佛畫甚奇
又其孫能傳山水之妙如此四時八景湖山
無限意思可見其遠勢平沙烟樹尤佳書之以
為李楨山水記 上之五年甲辰秋八月既望
孔巖眉叟書于台嶺草廬

豹變堂記

南塘丈人嘗謂余曰吾既不見知於世索居海
臯老無事日閱書史以自娛而終年吾有兒五
人無他長足以紹父業為儒吾日教所閱書其
行事無愧於古人吾願也吾於書勤力至老困
不達吾後世必有發者築書室名曰豹變堂亦
嘗有異於此南塘之側有玄豹變為文虎蓋誌
異也願吾子效之也余應之曰諾亦祥也子累
善而不食其報其在子孫歟易曰君子豹變亦
祥也今已二十年其後諸子兄弟陞國子者三
人其一人繼以明經得仕今丈人沒已十餘年

諸子早歿者二人其一人學如古人追思良為
於悒二年冬余以事出東界其少子東高為官
大嶺之南寄書千餘里言先人之託索為記善
乎若人能不忘其先人之教如此亦其志可知
願勉之勿墜先君子之教亦毋使我他日為不
知言也眉叟記

權使君墨竹屏記

石陽公子善畫竹名於宣仁間公子之畫不
畫色能畫神故雪竹寒雨竹濕風竹蕭蕭若鳴
其筆妙侔造化非天機入神不可幾也今渭川

金生公子之外孫也能傳其法一時爭得之如
公子焉數年前余得有之誦東臯咏竹詩用古
文書之時以娛玩焉三年秋余罷陟州歸過江
陵永嘉權使君出公于古畫並金生新墨竹求
吾古文書其事與吾私藏詩與畫寓意頗相似
喜而識之

安文成公遺像重摸記

古興州之白雲洞紹修書院有舊藏安文成公
遺像圖本三傳自延祐年中至今三百有餘年
安氏苗裔今五衛將應昌以厚貨求畫工更摹

出二本屬孔巖許穆識之

烟江釣舟記

余無事在漣上熊淵主人邀我於江干至則主
人乘葉子相待江之之皆茂林巖崖江水綠淨如
染挈舟上灘山深沙白水急水聲磕磕渚涯無
人有白鳥窺魚舟行漸近而不飛去也於是主
客相樂或投竿而戲或鼓柁而謳或舉觴相屬
渡口逢急雨天地驟變波浪爭回若蛟螭出沒
虹霓間發俄而雨霽落照啣山山影隱隱烟渚
迷茫遠聞浦溆漁歌互答主人曰樂哉盍為我

識之余曰諾遂書其事以為烟江釣舟記勝
強圍協洽孟秋眉叟記

白雲山水記

戊申

龍洲公寄書連上為山水之約僕無事得書喜
甚至蓀嶺從公遊觀於白雲水石自蓀嶺至社
堂四十里社堂山下佳村有郊原川石之勝谷
口有卧龍巖自社堂至白雲寺三十里川上多
白礫深松徃徃有嵯巖脩瀨行川上十五里至
石塲盤石甚廣有蒼松五六株離立石上川流
石下深者為潭淺者為灣從石塲東行又十五

里山益深水益清間有高壁奇巖至洞門潭水
綠淨最佳白雲山中古寺前樓對巖壁甚奇樓
壁有東州李學士山樓記泂溪少上水流石上
甚遠其上曹溪白雲東北五里上禪取在山中
高處石峯環立山深谷遠望列岫浮嵐為山中
絕景其下古見跡寺今墟為銀田田畔有道誥
浮屠刻鏤物像奇詭萬狀殆千年古蹟石顏泐
不可見白雲西南五里普門亦佳寺公手持魯
春秋正義易六十四卦爻象卦序此吾道之大
宗公行年八十有三能博覽強識精力不老僕

少於公九年而倦怠甚矣得聞微言至論皆警
人教人者也識之 上之九年中秋十五日眉
叟書

又

白雲東壽春之史吞壽春古貊國山深多石其
民樸駭或有逃世之士居之史吞壽春初境多
川石鋤五芝南華瀑稱山水佳處景泰末金時
習逃世絕跡隱於此謂之五歲童子洞云斯人
者生五歲通大學中庸號曰五歲童子既早得
大名遭世故一朝逃去自絕於世感慨怨恨終

其身不悔讀其詩使人流涕太史公論伯夷孔
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然睹逸詩可異焉蓋
論之詩三百篇多周衰大夫君子感憤之作非
自怨感於時者然耳史吞東南三十里牟津津
上有李文純公祠堂其南又三十里清平山中
傳言隱者之庄高麗大樂丞李資玄避世自隱
入山中四十年王以禮召見聞窻欲之戒稱之
曰道德之老者也僕近無事作清士傳又石鏡
塚銘四十四言古之士逃世潔身其心可明清
平息庵李樂丞所築云言壽春山水古事并識

之
此遊本為清平之約而聞 上有溫泉之幸至
白雲而返入山中四日山中大雨雨晴下山自
戊寅至癸未凡六日列其從遊諸君

老相公胤子前正言威鳳公外孫李后平李
蒼葢兄弟正言之子九輅趙氏門屬子承達

雪中名山記

壬子

十三年大錯上旬翻與盧生觀天摩冰瀑既還
問其所遊歷曰華葢有高麗恭愍王古畫佩水
蒼衣幞頭大赤帶儀狀不閤天竺梵文具葉經

亦壞詭異觀靈鷲南讀莓苔玄化碑歷圓通石
甕上雲居朝日天摩冰瀑積冰十丈若蛟螭蜿
蜒蚴虬若騰若挈變化神恠竒詭百狀觀音窟
觀石觀音過淨慈登寂照雪山差峩俯瞰萬壑
通望燕齊之海極目無津雪深不臨萬頃臺下
摩阿岬泐巖川十餘里花潭出谷西行二十里
雪城次其言以為雪中名山記事百七十六言
老人少時與行慶僧法琳遊天摩今六十年
依然如隔日事感而識之下旬乙卯石戶老
人書

眉江泛舟記

十三年九月乙酉老人與客泛舟遊於眉江江
僻上下皆深松江楓蘆荻水波渺漫洲渚甚遠
陽鳥翔集於是各舉觴相屬飲醉而樂日暮烟
汀暝色尤佳夜宿阿彌佛宇亦江上佳寺高岸
皆竒巖層石會客太守羅襟陵署郎鄭昌基前
任國子直講李台瑞儒生南宮億鄭泰岳李鼎
紀許翮鄭侑其後日上舍生鄭東岳遊白鷺洲
追至江上賦詩下弦庚寅八十老人識

觀音寺記

老人遊朔寧之觀音寺興誌朔寧郡本新羅之
朔邑治南十五里靈源山有觀音寺寺舊遠不
知創於何世相傳谷口有懶翁檜懶翁所植寺
傍有釋靈觀浮圖觀慈悲苦身修行不受人恩
澤信惠澹然以無欲為宗

羣山二友圖記

西湖趙成父袖持其先人詩畫來示余題其面
曰羣山二友圖云仍索余一言記之余見之喜
謂曰不亦善乎吾為君敢不勉子之先君子有
潔行高趣樂飲醉自娛又善於詩畫萬曆間避

亂湖南與金湊公遇於客途一見心相許結為
友因與寄客靜州之羣山漂泊經年日相樂忘
其為窮困客今此詩與畫蓋模寫其樂而又金
湊公序之皆在一帖讀之足以想見其相與之
深也嗟乎子之先君子不幸三十五早歿余嘗
銘其葬金湊公後以甲科官止春官正郎以年
老謝去七十三歿嶺南人故自號南翁兩家子
弟相驩如骨肉焉 元年四月上浣孔巖眉叟
書

書李負外耽羅日記

吾所善騎省郎李君以御史如濟州為前任官
吏不法覈實仍令祭神嶽黜贓污察民隱試文
武才藝問引年孝子節婦善行審列鎮防戍要
害又以土民懇流竄人犯科作姦覈聞等事凡
十三條 上之六年冬十月受 命拜辭出百
濟千餘里至康津海上候風三十八日順風二
日至州之禾北涉海九百七十里古昔東方之
夷九其一毛羅至高麗滅之初置濟州元置畜
牧凡三世而有前後據州反者二盜遣金方慶
崔瑩皆討平之我 太宗二年以負固數叛分

置山南二縣外夷記七羅好畜牧儉嗇知禮讓
多壽考在國之極南海中恒陰少暘多厲風淫
雨冬無蟄虫州縣之居皆島濱山麓釜岳最高
大而四方四百里既竣事至明歲四月乃復
命去來水陸四千里其南行日記海外山川言
語嗜欲物產珍恠謠俗方貢雉堞軍旅器械積
儲古事古跡眺望道里技藝聲樂學校羣祠耕
作工商百隸一一具著無遺古者遣御史巡行
天下舉賢良求民瘼布德惠察州縣不法善績
山川土田農桑民業風謠物貨以糾民正俗皆

使者職也善乎君可謂善於使事者也今此之
書當列之四方圖籍以為掌邦政者固邊制治
者之要法也重光作噩中秋寒露節眉叟書

寒山六友堂記

宋進士錫祐

寒山老翁壽考無疾樂山澤之遊八十登陟不
老僕竊觀其居好潔淨無事而引年嘗舉進士
多亂後絕意干祿從人老於寒山寓物自娛名
其堂曰六友堂六友者何也曰松曰菊曰梅曰
竹列植堂前又有琴一張鶴一隻草堂間暇臨
琴而歌鶴舞於堂下或天晴景明鶴聞過鶴則

鳴鳴則集人與鶴相忘不去云

橫山記

橫山連川北江上佳村有松林沙渚上下瀾漫南岸皆層石高巖列岫茂林前有古渡江中多石挈舟江石而過之水急失勢則舟橫石上不可渡西望長景石壁東南為石渚峽口巖壁上有僧舍曰倒影庵佛壁臨江僧袈裟緇巾數珠誦佛者與持斧而樵者抱瓮而汲者折者泝緝者皆倒影於重淵俯之如鑑其下望諸灘又其下將軍灘將軍灘下熊淵石崖觀石文異書江

干出石鱗石墨多壽考前有九十孝子鄭希說善居喪三年食粥哭年九十哀慕不衰私屬今月早孀不再嫁年八十餘教子孫以不欺不爭里中至今成俗百年村父老傳言古事如此云丙子之亂節婦二人秀小權妻鄭氏江上有節婦門其一人亡名眉叟記

熊淵石文記

熊淵在長景下十五里連西之地吾自亂後南歸石文已出數年往觀之石青字黑恠恠竒竒不可名狀權永叔曰石文與石俱生不可知或

氣化成之其言得矣從而筮之曰順從而上下
應也非正凶其家暗而自部無人不覲

觀音寺霧雪記

癸卯

四年十一月甲寅過長景石辟雪中至觀音寺
明日山中大霧深松古檜雪後烟霧裏黛色依
迷隱然深趣如畫俄而日高雪消霧霽不知山
林霧雪活畫耶幻畫耶抑妖孽耶鬼神之戲劇
耶

鄭生草堂題名記

四年春上元前日大雨溪水始漲尹希仲偕宋

長老訪余於鹿峯寒棲余與希仲相別數年喜
甚留話一日歸余送之中路過真洞李景久酌
話日暮相携至松嶺鄭生新構草堂賞梅仍題
名其壁常山宋錫祐季慎月城李彥茂景久帶
方尹鑄希仲雞林鄭華岳景久子泰陽吾家少
壻完山李練也明日將遊仰岩觀冰江石壁陽
川許穆題名

宋君梨浦別業記

有宋君作別業於梨浦梨浦者在烏江上壺口
峽裏家稱江上之勝前臨大堤平蕪其外長江

江上皆石壁君居其間樂其閒自云日與魚鳥
為徒陶然忘世慕者有八景云一曰石壁春輝
二曰摩差黛色三曰浦口朝霞四曰漁村暮烟
五曰峽門過雨六曰遠浦風帆七曰蘋潭月影
八曰江郊霽雪吾樂之識其言以列別業之娛
而勉令君求當世之名能詩者歌咏辛卯暮春
下浣台嶺老人記

偕諸丈老泛舟遊記

丁未

八年秋寒山宋丈老偕尹希仲訪余於石鹿仍
相與至大江之上從江上主人觀熊淵石文神

書泛舟溯流過望諸上橫山遊長景臺時日已
暮沙白水遠烟景無窮宋丈老今年八十四茂
卿希仲皆已耆艾余且白首從諸君後此遊可
謂老人勝事識之孟秋下浣七十三歲老人眉
叟識

熊淵泛舟記

八月十四夜泛舟熊淵賞月江月正中沙明水
遠入夜江村人語漸稀浦口漁火明滅於是乘
流娛樂仍與語漁樵閒暇題名船上亦識樂也
完山李晉茂茂卿東萊鄭有隣德甫茂卿二子

鼎紀玄紀德甫從子觀周為五六人僕老於二君而三子者皆取少年也孔巖許穆文父書

避暑深源寺記

已酉夏老人避暑深源寺鄭君仲鎮仲魯兄弟及吾從子翮從我學子李玄紀先我入山中待我數日明日雨新晴遊前溪水石仍登聖住四十年前浮屠學淨住此寺淨與物相忘八十餘死守寂無為無弟子死而無浮圖又明日淵上李茂卿與其子鼎紀楠溪李大來潼梁金玄瑞來鼎紀玄紀取少年而皆茂卿二子也閱玄瑞

易圖先天八卦以陰陽爻象卦體為序自然之理也 下弦後二日眉叟識

長春窩記

金君玄瑞嗜古書尤篤好彖象十翼之文頗得古人之旨君寓居東州之西境樂峽俗少人事既無求於世而耕田而食無事則樂植甘木佳花芳草花開葉茂四時不改居常閒暇自適名其室曰長春之窩春者在天道為元在人性為仁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其意善矣所樂不但草木之玩而已於心喜之書其事以寓意老人嘗

作石鹿草木誌仍示之

詠歸亭記

庚子

元年三月余以暇日出西湖雨新晴潮水正滿
平蕪始綠沙上有持網者數人相呼語於是日
已入夕烟未斂烟外多高柳此時風帆入浦者
五六高岸皆名園百花臺榭相望其一公子湖
安君咏歸亭云吾忻然樂之登臨朗咏而歸招
亭下人語之曰他日公子來遊以吾白公子公
子之樂如吾樂耶因以記之時穀雨三日孔巖
眉叟書

逍遙山記

逍遙山揚州治北四十里不及大灘津二十里
為王方西麓別山谷口內外山下人相傳王宮
遺墟二處荒草中有石砌數重而已此永樂間
太上行宮云去京城百里豐壤宮又百里谷口
有廢井石欄入山中山皆石為石巒為石洞為
石燈為石梁山木多松多楓多躑躅宮墟南山
石極高峭最上有白雲臺少下有中白雲又少
下東北下白雲在中臺上官墟上有瀑布高八
九仞其下從陰崖上中臺最大剝今皆墟矣瀑

布傍當石絕十餘仞橫木為梯上元曉臺過元
曉臺有逍遙寺逍遙壁記云新羅僧元曉住此
山後三百年甲戌麗僧覺圭奉 太上旨築精
舍二百年癸酉精舍燬明年甲戌關東僧覺玲
重作佛殿僧寮牧庵記云元曉當新羅太宗文
武之世曆年紀自新羅太宗至我 康獻大王
甲戌七百六十七年又至萬曆甲戌百八十年
記曰三百年何也東隅觀瀑布其上有大石起
立臨壁五六丈巖壁間石竇石泉涓涓元曉并
也李奎報詩曰循山渡危橋疊足行線路上有

百仞巔曉聖曾結宇靈蹤渺何處遺影留鶴素
茶泉貯寒玉酌飲味如乳此地舊無水釋子難
棲住曉公一來寄甘液湧碧竇登臨巖壁循絕
壑石上望九峯皆山石奇處從中峯石竇出懸
庵東南登義相臺最高為絕頂其北獅子庵從
谷口過瀑布緣崖上義相臺九千丈十月山深
谷陰朝雨後溪石綠苔如春楓葉不枯四年癸
卯十月己亥孔巖眉叟記

四年癸卯孟冬戊戌穆與完山李晉茂上黨韓
均吾外甥李練李茂卿三子遠紀鼎紀玄紀宿

逍遙寺明日同遊義相臺下仍題名孔巖許穆書

元曉臺下瀑布傍石竇又題名夕宿茂卿青草別業明日渡大灘津十里至九折灘李甥溪庄古花巖舊業山水最佳眉叟識

七柳庄記

國子進士韓君天授有別業於高陽之竹院其地有茂林郊原前望二陵其下大川平沙君治園林植花卉門外有清池翠荷池上有高柳七株謂之七柳庄草堂無事架上有百家書君獨

善自娛於其中吾愛之為之一至再至三至焉因識所樂以為七柳庄記

靖孝公子丘墓圖記

辛亥春公子朗善君訪老人於石鹿山居示先公子丘墓圖仍謂之曰先人衣冠之藏在水平之梁文雖有麗牲之石記先人事備矣然歲久之後人事絕遠子孫或不知墳墓者有之吾惟是之懼焉為之作此圖求能言者一言以遺後世子孫死不恨矣願吾子識之老人為之歎息之重為之起敬而言曰善乎言也亦孝子之心

也樂道人之善君子勉焉某雖甚耄敢不諾謹
識之曰錦柱北十里有風穴山山有石竇風氣
之所出故名風穴西五里梁文驛驛北小山曰
梁文山周千有九百五十有九步山在廣野中
東西北皆原野其南館驛小北和德之原豐碑
大葬公子墓也 孝宗二年公子卒當時國家
被兵之餘諸封君貴臣葬禮多殺節 上尊禮
王室貴戚特賜成禮以葬者也今已二十年墓
木大拱蒼蒼松檜萬樹原頭三十四步有石塔
五層古遠不知年代石塔南有井泉深數丈極

清冽環山之內皆馬田數百頃原西六十五步
作墓室曰永慕之堂北百十步越小岡有永安
僧舍三三百四十步出洞有廣路通北關西二
里有小丘奇巖地誌所謂永平東七里風流碧
者也其外有大川合流其一官道萬歲橋下流
其一白雲溪魯淵之水入於此涉川永平縣九
里去京城百四十里書之曰公子靖孝公丘墓
記

良醞洞古蹟記

輿誌開京古蹟姜太師邯贊安中贊裕李侍中

稽韓上黨脩古宅皆在良醞洞今太平館西占
國子監下云勝覽只云在良醞洞而謗余嘗按
古事從父老傳說略記其事有韋布士韓德亮
持牧隱柳巷詩牧隱李侍中號來示余余幸得
此攷其事頗詳於牧隱柳巷宴集詩尤可見李
侍中東山西北故朴萬戶園中小丘最勝地從
小丘直南小下權吉昌園林其西故柳宰相古
宅又其南洪陽坡彥博古宅權吉昌林亭傍韓
上黨樓居牧隱作柳巷樓上與廉東亭小酌詩
其東李侍中宅而柳巷詩有牧老買宅比隣之

語又二公酬唱詩各稱東里西隣云今三百年
古事歷歷如在目前獨恨姜太師安中貧遺墟
所在不可知麗史權氏傳權氏貴盛權準權適
父子皆封吉昌君王命官出六百金史作銀五
十斤恰為買安裕第以賜準時安氏舊宅為權
六百兩也吉昌賜第方二世云櫟翁水翁二公之居亦如
牧隱遺卷所云皆在此而無從可知韓氏譜牒
上黨公權吉昌之外甥譜云權準子適適女韓
黨俱曰西隣蓋柳巷為權氏而上黨後益貴改
之甥故仍就吉昌第而居封清城今韓生清城九世孫也元弁五月上浣

孔岩許穆書

遊雲溪記

十月寒山宋丈老與希仲期相會於雲溪希仲亦為書邀我我與景久約往會之景久有疾不果往吾與希仲酌話留寒山一日其明日雲溪路逢重城宰宋汝受大司馬召列邑兵大閱於南漢云夕至雲溪雪後巖崖石徑瀑布多奇吾四月觀三釜瀑布九月入深源作山水記二山皆不如雲溪水石其石洞曰青鶴洞其最上層石上曰舞鶴臺上讀雲溪碑宿雲溪寺明日希

仲將向迷源問青城石門仍話及山下風俗善行宋丈老曰新山百姓李貴男妻丙子之亂匿於山中為賊所逼行過其廬罵賊立不動賊拔劍斫其膚剝其腹而殺之有畜狗守之三日三夜烏鴛不敢食鄉里稱之曰異哉節婦之行也其畜狗亦知以義相報云私屬趙男為兒時其父死於壬辰之亂既長為之追喪三年鄉人以善行稱之者六十餘年男死謂其子曰我死無埋我棄我於道安我也其子不忍也衣之以薪不穿不封嗟乎亦孝子之心也山上流傳薛仁

貴祠或曰王神謂燕山云希仲曰厲凡水旱疾疫祀於厲吾歎之曰古人曰其用物也洪其閱物也多其精神強死而能以禍福食於人蓋妖也

卦巖題名記

上之九年夏鄭君道洞與我言卦巖題名古跡其舊遠如今三百年上下有牧隱陶隱林西河舊業江上老人相傳皆可觀余聞之喜甚從鄭君往而觀之又與金夏圭高應文兩生相從江上金丈老輩聞吾來來相行者又老少十餘人

相與乘舟棹下至卦巖其下衆巖長江白沙往往有高壁浸江卦巖最奇絕石立如削有漁父釣魚者指言童稚時攀石上莓苔間僅見字畫今不見已六十年余從其下大書卦巖二字又書曰眉叟書刻石以表卦巖題名古跡其上沿江數里曰芝浦其北岸曰銅浦高麗林椿江上居云又下流有觀魚臺牧隱詩藁有觀魚臺作芝浦陶隱公江亭云其來相待者金誠緘丈最白首少於我二年尹坡挺安廷燧廷焞兄弟權銖崔世禹有夏金丈老子金恂金惘卦巖主

人郭處厚處江兄弟又有白首生金瑗踵至與
我同學少年友者也諸君或載酒或釣魚相與
樂甚肩叟識

贈鄭君山水指路記

烏江過壺口峽其上松隅石壁深松有古城稱
絕景又其上大灘為青松谷口谷中多山水可
遊大灘東二十里蒼玉屏有朴政丞祠堂水中
觀石峯石刻大字又東數里餘金水亭在牛頭
淵上淵上又刻蓬萊詩其字體亦奇玩其上二
十里曰白鷺洲在七里灘下水西流與白雲溪

水合漫迴過永平西為牛頭淵花江之水不及
永平三十里為禾積淵淵中有石峯高不可攀
淵上皆奇岩峭壁多松多楓多躑躅又其北上
流十餘里孤石亭水中有層石蒼然特起水深
苔滑不可梯而登其上流又有七潭八萬巖其
上黃氏別業禾積淵十餘里龍華山山有三大
瀑瀑下三石潭曰三釜貊俗方言謂瀑為落謂
三釜落者此也其上龍華寺白雲山在永平東
北六十里水益遠山益深京城北山水之奧白
雲水石最奇云其外壽春之史吞亦山水佳處

歷記之贈鄭君以為遊行山水指路云丙午菊
秋下旬眉叟書

鐘潭水石記

鐘潭漳州川下流揚州北境窮處川水發源於
陸昌安流六七十里過熊淵為漳州川川上皆
石壁巉巖水中多石為石瀨至鐘潭為石潭潭
水綠淨上有魚梁有石當流若宇若封水至
此為上下脩潭水中又有大石上平可坐西岸
峭絕為三石峯皆奇其景南者最高下流水口
有茂林高壁日夕見暝色深陰東岸白沙洲上

白礫又其上斷阜半井水環流其下有長松五
六株盛夏蒼然可蔭從斷阜東小上有松林其
外廣野續田直東花碧石灘五里東北深源谷
口噴翠碧一十五里南青松大灘十里其上流
永平白雲溪三十里五年仲夏月半孔碧眉叟
記

熊淵泛舟圖記

壬子

十三年四月權公山與權著作權措大兩人訪
老人於石鹿碧居寂中得良晤數日敘心開暢
仍相從觀於熊淵鄭克家踵至金玄瑞亦與之

相期前夕已至矣適雨新晴洲渚霽色可喜主人公為之設酒食為禮甚懽明日出淵上觀石文神書書恠恠竒竒或豎或衡或合或散變動可駭蓋氣化成之鬼神之跡也仍泛舟前江挾江皆茂林峭岸徃徃有芳草長洲溯流上將軍灘南岸晴峯最秀曰芙蓉峯權公山命名其上望諸山深水遠渡口無人水鳥翔集迴船下流至鸕鷀碧容各散歸相與摻手為別後公山出忠州追作熊淵泛舟圖屬老人記之

前十月玄瑞容死臨湍今其名在紙其人已

亡惜其踈散好遊良為於悒 十五年仲春

上浣許穆眉叟記

熊淵泛舟題名

癸丑

孟夏之月辰在實沈鳴札園有見杏穆從諸君泛舟熊淵仍題名序齒穆今年七十九年最老淵上主人李晉茂茂卿少於我十三年為六十六國子舍鄭昌基克家少茂卿三年為六十三權公山大載仲車又少克家九年為五十四皆耆艾之年金夏圭玄瑞四十七權著作與仲章三十八權守經季正三十三許穆文父題

石文記

石文類龍蛇草木形變化恠詭不可名狀石青字黑苔蘚不沒前有一邑宰剝斲之剝得數字去石剝深二寸石文二寸此鬼神之神文也最古不可知古渡林樾岸有文在石人之居且百年然後其文始出文本與石俱生耶抑氣化之感鬼神成之耶石鹿老人記

衡山碑記

戊午

四年夏公子朗善君奉使如燕得衡山神禹碑七十七文其文類龍蛇鳥獸草木形炳耀神恠

不可名狀夏后氏既平水土象物制書令神姦物恠莫得逃其形人得遠害而宅土者也其碑至今四千年沒於世久矣至大明嘉靖時其碑始出嗚呼聖人之文顯晦天也公子又得之傳於東方亦人力之所不期者公子慕千古古事樂遐遠異觀既穿塞四千里歷沸流玄菟扶仙至墨胎氏墟觀夷齊廟入碣石幽燕之都觀古國遺風得石鼓古文出朔方問聖祖王迹所起七年遊摩阿岬八年從上於湯井秋東遊瞰九龍洲上毗盧絕頂出海上遊叢石國島三

日浦觀丹書異迹九年南遊登臨九峯仍遊四
郡十三年秋出三韓之外遊三神洞上天王絕
頂二萬四千丈仍登支提塔山公子嗜文學不
喜弋獵馳騁被服如儒士嘗摸刻列聖書既
入天府副藏之名山數十本公子宣祖諸王
子仁興君之長男仁興君以文學薦行謚曰靖
孝穆嘗作和德碑靖孝公遺事梁文丘墓記今
見衡山碑感公子事具記之孝宗二年公子
十五初授三品爵其年靖孝公卒既三年進承
憲襲封君典禁兵一上即位令管尚食親府事

命使使燕者再進嘉德上即位之年葬仁
宣太后公子守陵三年既練進昭德祥而返
復命上寵待之特厚加興祿秩正一品賜
海西之田請告浴達忽溫泉三入怙怙仍遊東
海至望洋亭千餘里還至頭陀寧越郡謁魯陵
公子之遊遠矣自碣石幽燕周行九千餘里公
子諱侯字碩卿作古篆曰爲善最樂云上之
四年孟夏初吉日孔巖許穆眉叟記

賜几杖記

穆從東海歸居連上十三年矣上新即位召

拜大司憲不一年五遷至吏曹判書尋擢拜右相穆行年八十一以老乞休上不許賜之几杖承旨李同揆注書沈撥承命來宣禮儀郎南宮奎考工郎趙嗣迪各以掌事至其禮節春官儀注曰匠作監設卓於正堂北壁下南向注書以教書載龍亭考工郎以几杖載架子至執事引主人祗迎於中門外道左執事奉教書置北壁下卓上以几杖置教書東執事引承旨及注書立於卓東西向執事引主人詣卓前近南北向立執事唱四拜主人四拜注書奉

教書執事對展執事唱跪主人跪注書宣讀畢執事以教書還置卓上執事引主人進詣卓前北向跪承旨以几杖授之几先而杖次之主人以次受之以授執事俯伏興退復位執事唱四拜主人四拜執事引承旨及注書出就次主人請承旨及注書以賓禮禮之主人執幣以贈於是卿大夫士多來觀之者昔仁祖中興之明年梧里李文忠公七十八上疏乞骸骨仁祖賜几杖以留之仍錫宴加賜舞樂以樂之至今稱盛事今國有大喪無錫宴之事然老臣

年老後死荷此 寵命實曠世盛儀卿士大夫
來觀者領議政許積度支卿吳挺緯耆老大司
成洪宇遠司寇卿睦來善司寇亞卿尹深天官
左侍郎李襄右尹金壽弘天官右侍郎李夏鎮
春官右侍郎趙嗣基地官右侍郎李沃政府舍
人吳始復 上之元年冬十二月立春後一日
乙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許穆記

附東里古事

丙辰

漢陽東里自古稱多聞人達者高麗末世有李

君偕入 本朝指名後世者南怡金時習成三
問儒林趙光祖金絀奇遵入相者二十三人
睿成以上不可知據耆老傳說國初有趙洵李
原魚世謙 世祖相韓明澮以元功貴後為
王后父家益大 中明以後宋軼洪彥弼黃憲
尹漑李質至 宣祖世有洪暹金貴榮李元翼
為中興名臣謚文忠柳永慶奇自獻不幸被禍
死光海相有閔夢龍 仁孝顯以來有吳允謙
洪瑞鳳李廷龜姜碩期崔鳴吉李弘胄趙翼洪
重普穆今 上元年起廢擢拜右相以壽考

賜几杖者二人 仁祖二年李文忠公七十八
乞致仕以為國之元老不可去也 賜几杖留
之今 上元年穆行年八十有一無能有几杖
寵命皆稱曠世盛儀列書之以附東里古事
上之二年上元戊戌東序老人許穆眉叟

三月山水小記

永嘉權相國前年奉使如燕今使還行至近郊
余與洪叅贊閔學士李中丞出相見於弘濟院
余於歸路從小逕過石觀音夢水清石白徐行
溪石上登臨蕩春臺日當午無限暖草遊絲入

城少憇白雲洞口訪金夏甫同登四宜亭四宜
者春宜於花夏宜於瀑秋宜於楓冬宜於雪俱
為佳景仍遊清風溪臨溪有嘯傲堂溪上有三
石池池上太古亭亭西有石臺臺下山中石田
數頃田畔有巖壁臨溪此金相國仙源別業今
相國歿已四十年一木一石皆古跡丙子之亂
相國受命入江都主兵者敗事城中擾亂相國
知事不濟自燒殺能守義死節立忠烈祠夏甫
相國之親孫而亦博於禮者也 孝廟之喪夏
甫與書當國者極言議禮之失以為誹謗言禁

言言別集卷之九
廢十五六年親戚皆絕之 上知其賢擢拜司
農亞卿二年鳴鳩節六日戊子眉叟記

記言別集卷之九終九之

